

鲜味大连

文 朱延青 图 今有雪

秋风乍起寒凉意,又到了蟹肥虾鲜的季节。三面临海的大连,此时开启了“吃海”模式,肥蟹、活虾、鲜鱼,张牙舞爪的巴鞞、浑身是刺的海胆,各色海鲜就像听到集结号似的,麻溜地往家家户户的餐桌上跑,摆出一副要把“浪漫之都”重新定义为“鲜味大连”的架势。

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大连人坐拥2211公里的海岸线,2.9万多平方公里管辖海域,是全国海洋牧场最多的城市。丰富的海洋资源,使得大连人有了“吃海”本钱,养成“吃海”的习俗。小时候,窗外一声“公社来鱼”了,母亲就会递给我几角钱和一个铝盆,一溜小跑,到公社排队买鱼。那时候很少有大鱼,主要以小杂鱼为主,大饼子就着炖杂拌鱼,吃得美美的。从那时起直到现在,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小鱼比大鱼好吃,而那一嗓子“公社来鱼了”则像经典台词一样烙印在脑海里,每每与老友谈起,皆应声附和,滔滔不绝。

早些年由于养殖业、捕捞业不发达,“吃海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可以说“吃海”造就了两种人——碰海人和赶海人。碰海人就是人们常说的海碰子,戴着简易水镜,全凭一口气,一个猛子潜入海底,在暗礁缝隙中捕捉海参鲍鱼等海珍品。著有小说《白海参》《迷人的海》等作品的大连作家邓刚就是一位出色的碰海人。他自述“一个潮流下来,就可以获取八百至一千头海参”,令人叹服,当然其中的危险和辛苦也只有他自己知

道。赶海人相对于碰海人要大众化许多,男女老少皆宜,在退潮后的滩涂、礁石上,捡拾波螺、挖蚬子、刨海蛎子……已故的岳父是一位勤劳的人,年轻时就常常在工作之余去东海头赶海,推蟹子、扒蚬子、捞海红。回家后,一煮一锅,看着三个孩子围着锅吃小海鲜,辛苦过后的满足就会浮现在脸上。“吃海”养活着一方水土上的人们,无论日子过得好是坏,也不管身居何处、飘零何方,一锅海鲜煮开时冒出的鲜味始终萦绕心间,成为一种看不见的乡愁。

时代的发展,悄然改变着生活。不久前的周日,去了一趟瓦房店排石村的海边,正赶上退潮,滩涂上都是弯腰赶海的人,顺手拍了张两个女人赶海的照片。仔细看看,再也找不到往昔赶海人辛勤劳作的感觉,反倒像蓝天下、碧海边的行为艺术,也许她们是以赶海的形式感受生活、享受自然,或者仅仅是为了传承一座城市的鲜味。

虽然是一座鲜味十足的城市,但是大连人吃海鲜的方式非常简单,很少用来煎炒烹炸,只一味地煮,南方人叫白灼。煮螃蟹、煮海虾、煮蚬子、煮海红……可谓应煮尽煮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煮海红,天一黑就把一锅锅煮好的海红连同啤酒摆在过街天桥下,大概是一元一碗,附赠大蒜若干。

海红加啤酒加大蒜,真的是满城飘香。十几年前在大长山岛吃

过一次渔家饭,新捞上的海参高压锅压好,蘸大酱吃。《红楼梦》中贾府过年才有的辽参,硬是被我们吃出三生蘸酱的简单粗放。

一些外地朋友对大连煮海鲜颇多微词,认为这海鲜吃得过于简单、不精细。但是大多数大连人都不以为然,觉得海鲜就是要吃原味,不加佐料,只用盐就足以还原海鲜的鲜味了。这种吃法,除了生活习惯使然,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连人的性格,简单粗犷、坦诚率真、热情爽朗,这也是鲜味大连所独有的品格。我敢断言,在鲜味大连,不管多么淑女、多么文雅的姑娘,永远不会像《我的叔叔于勒》中的太太那样高贵地吃牡蛎,不为别的,仅仅是厌烦那般做作。



秋收季节 烧花生

文 王璟璞

彼时,我已经有两个嫂子,我和弟弟都还小。我二嫂特别喜欢我们,平日里关心我们照顾我们,甚至她回娘家时,还经常带我去住上几天,同她的弟弟们一起玩耍。尤其是秋收季节,她会让她弟弟们带我到自己家的花生地里,烧新鲜花生吃。

记得有一天上午,她的弟弟领着我和她的一位小堂妹到自家花生地里玩耍。花生已经成熟,大人们把花生拔出来,堆放在田间,一堆一堆地排成行晾晒。

这天上午秋高气爽、万里无云。我二嫂的两个弟弟用大铁锹将花生地挖出一个小土坑,我们在田边捡一些干树枝放在小土坑的最下边,再将一

些晒得半干的、带有花生果子的新鲜花生棵子,放在干树枝的上边。擦着火柴,把下边的干树枝点上火,树枝便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。我们这几个小调皮鬼则围绕在火坑四周,兴高采烈地拍着小手,哼着南腔北调。火苗向上蹿,烧着上边的花生棵子,树枝和花生棵子很快就燃烧殆尽。我们每个人都拿一根略粗一点的小树枝,低着头、猫着腰,争先恐后的从灰堆里扒拉出那些烧熟了的新鲜花生颗粒。用手剥开烧焦的花生壳,便蹦出一颗颗特别诱人的、淡粉色的花生仁。滚烫的花生壳把手指皮肤烫得通红,疼得嗷嗷直叫,也不肯放手继续“战斗”下去。把剥出的花生仁扔到嘴里,细

细地咀嚼起来,面面的,好吃极了。现在想起来还有点馋。

我们狼吞虎咽的将烧熟的花生全部吃完,抬起头来看看我,我看看你,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,笑出了眼泪、笑弯了腰。我们每个人都吃出了一圈黑嘴唇、还有一个黑鼻尖,两侧面颊上还有一块一块的黑灰,全成了唱戏的大花脸。

快到中午了,我们每人都带着大花脸心满意足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家,连午饭都不吃了。

在我二嫂娘家住的那些日子特别开心,也特别难忘。

征稿启事

生命需要温度,生活需要热度,阅读需要暖度!诚邀稿件,能温暖人生的,能慰藉生活的,能打动人的故事,平凡生活中的碎碎念,家长里短邻里趣事,爱情婚恋故事,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:19414195@qq.com

那天, 我内疚自责了一路

文 安帮才

那天,我同老伴外出办事,回程时在大连火车站前乘7路公交车。老伴有座,我在车后门左侧站着。

我这个人乘车有个“小心眼”:就怕别人让座。我虽年过8旬,但我自恃身体好,站个把钟头没问题,中途上车见没有空座,一般我都采取“四躲”的策略:一是不往车厢里面走,而是滞留车前通道处;二是若过道人多时躲在别人身后,让别人掩护我;三是若过道人不多,我则用双臂扶把手,把自己那张老脸躲在双臂后面;四是站在后门侧,给人一种要下车的印象。有时有人让座,我都以“我身体好,不用坐”或“我很快下车”谢绝好意。若让者说“我要下车了”,我就说“等你下车我再坐”。

而那天,我站在车后门,装着很快下车的样子,而且还有口罩遮挡了自己一半的脸。不一会,坐在后门前排外侧的一位年轻女士站起来给我让座,我客气地对她说:“我身体好,不用坐”,可她却说:“我要下车了,你坐吧”。我问道:“你是要下车吗?”她说:“我是下车”。我平时遇到这种情况总会说“等你下车我再坐”,可这次我以为她真的会在一两站就下车,说了声“谢谢”便坐了下来。

从坐下那一刻开始,我自然关注着她。中山广场车站到了,她没有下车,人民路车站到了,她仍然站在那里,我心里感到有些不安。港湾桥车站到了,她身前的乘客下车了,有了空座,我以为她会就势坐下去,可是她依然纹丝不动。我心里越发不安起来,如坐针毡。我不断质问自己:当时为什么不坐“等你下车了我再坐”。直到二七广场站,她才随着人流下了车,我没有机会向她说一声“谢谢你”。这位从大连火车站就说“我要下车”的女士,一直站了5站地才“正式”下车,这让我很感动。

那天,我在7路公交车上坐了舒服的一路,同时,我也内疚自责了一路。内疚的是,我舒服了一路却让人家辛苦了一路;自责的是,我当时为什么没说“等你下车了我再坐”。

谢谢你,这位说假话的好人。